



^ 16
4046
8



少壯為諸生時流觀漢文以及魏晉之世對諸國
 贈策則高燕甫之飲法松劉根白之木許通者代
 之飲多矣廣武之飲法為外曉擊神長初也
 極宜憐心國備物之難楚南府之飲者為
 以清之論是近海會物白之飲本木皆不
 皆以樂天在十守而後國說表在江山
 言以天為心經有物表其言

成子詩序

成子詩序

(This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and minor stains at the bottom.)

16
4046
8

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序

咸子詩序

少壯爲諸生時流觀經史每及椒舉之班荆繞朝之
贈策荆高燕市之飲泣孫劉狼石之坐語越石扶風
之歌步兵廣武之歎輒爲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年
羈宦驚心國恤撫北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者考伯紀
同甫之論建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歛歔飲泣
繼以痛哭也年運而往晚晚衰老江山遷改意氣銷
落投灰滅影日繙首楞數行梵旨昔人蒙莊令我却

思昔夢依狀往劫矣咸子大成遺吾友子敏書來訪
凝塵蔽榻樵蘇不爨相視移日不交一言而僮奴相
指目謂向來主賓未有是也咸子旣退手其書一編
心惟口誦累日不置其人奕奕狀如在吾目其清音
令辭琅琅狀鏘鏘狀如在吾耳也扁舟入吳夢與咸
子劇談飲酒舉杯屬咸子曰子淮陰人也蘇子瞻作
淮陰廟碑云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
虎世果有若人跨下橋邊夫肯令終老垂綸否龔聖
予去君實幕徙居吳市畫馬食給室無几案使其子
曲躬以受紙作文陸二傳吳淵懿以爲子長復出晚
年無聊激贊宋江三十六人以申寫其叫號呼憤之
氣去今三百餘年長淮湯湯此人此意與滄海陵谷
俱歸變滅否王叔明過下邳奇子房潛匿出游之事
已而游琅琊揆婁敬洞喟狀歎息以爲子房故與婁
敬匿跡于此厥後遂有挽輅論都之舉亦兩人山中
擘畫及之今長淮之境與下邳接壤圮橋碧流之水
一綫如故滄海君黃石公亦常訪求其陳跡否余老
矣徒思夢遊耳子其有以示我咸子持盃笑曰公方
讀首楞亦知月光水觀之說乎月光修習水觀入定
時定水湛狀盈室童子持瓦礫投之旋患心痛除去

物齋有學集 卷十九
之而始復公之所云皆水觀中之瓦礫也願爲公童子爲除去之趣呼大白持耳灌予予抃手盧胡而覺凌晨抵家則咸子來徵詩序再而三矣余無以序咸子之詩書夢中之語復之并傳示子敏共作夢嚙之時一笑也

蔡大美集序

啓楨之間吳楚間權奇雄駿之士橫襟獵纓挾鞞而起者其于余未嘗不相慕悅而游跡落落如也經年以來俊民遺老不與刳灰俱燼者殆不能以十數而是數者人愈少跡愈疎而其相慕悅也滋甚若宣城

蔡子大美者江山迢狀書問間歲一至愛而好我警咳欠申晨夕如在書篋之前余亦忘其非舊相識也古人嚶鳴伐木汲汲狀求友或千里命駕或夢中相尋而余顧得大美于殘生暮齒沈沙飛鐵之餘狀則士之生于斯世也亦豈爲不幸歟今世以詞賦爭工妖紅艷紫移心奪目如大美之撰述沿流討源銜華佩實所謂詩杜陵而文遷史者良不欲與今之君子同鵠而射侯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以詞賦家推之大美亦今之魯靈光矣與治敘春江訪友詩謂其百感橫生發之詩歌而喉臆間固有格格不吐者不猶

愈於子光之暗乎以其百感橫生者當子光之著作
而以其格格不吐者代子光之暗世有表微者誦其
詩論其世斯可以三歎已矣余端居多感思舊懷賢
每欲繼子美存歿八公之作伸紙吮筆哽塞憤悶輒
廢狀而止讀大美前後八哀何其詞之達氣之屬也
狀則世之暗者固莫甚于余而與治可以無嫌于大
美矣唐人有侯高者投文泝水以祖逸懷李翺誦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余而不據聊引之以
爲大美集序蓋暗者之言如此

曾青黎詩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廷聞傳燦字青
黎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
庭聞脫屣越躡挾書劒携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
齋糧餓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
作之庭青黎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襪襖量晴雨者六
年于此襟被下估航出遊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
貿貿狀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
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於行
墨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振童焉耳目回易
而不自主也青黎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咏歎五

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彙考彭
氏詩史章貢之役青黎年才二十獨身搢拄潰軍眇
朕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
剽悍之色弊朕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
讀范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臥每聞升險鼓譟輒
彊起曳足觀之因笑其老憊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
語也老而閱內典緊那羅王奏樂須彌峽峨大迦葉
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朕後知習氣籠重不克湔除
伏波之老病枝癢無足怪也今余旣螢乾蠹老歸向
空門讀青黎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

戟爲之歛歔煩醒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
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
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黎兄弟固不應爲
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
不歿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
狀更以諗青黎兄弟追念平生跡文淵少游何如也

彭達生晦農草序

弘光南渡東南旂弓輿馬之士舉集南都彭子達生
韓子茂貽將應維揚幕辟客余宗伯署中莫不豎眉
目垂齒牙骨騰肉飛指畫天下事數着了了旋觀諸

子顧盼凌厲如饑鷹之睨平蕪如怒馬之臨峻坂余
固有經營四方之志恃諸子以益強何其壯也越七
年辛卯遇達生于廣陵僧舍風塵顛頓披衣雜坐久
之乃辨識顏而起而再拜涕泗沾衣袂喉吻喀喀狀
有言而各不能吐當此之時余如東郊之老馬骨骼
碎兀皮乾毛暗而鳥啄其瘡也達生如失羣之鳥遂
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而繼以蹢躅也如燕雀啁啾
之填而後乃能去也嗚呼何其憊也更七八年余老
而加病頭童耳聾頹狀退院老僧少年茂貽輩多物
故達生聲塵阻絕如在異國側身天地每自傷孤另
而已今年長夏臥病忽得達生書則大喜又得其所
作詩文則又喜歐陽子讀黃夢升之文悲其志雖困
而文章未衰余于達生不狀以文章之未衰而知其
志氣尚在則尤可喜也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韓柳
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灑
汗其氣擘肤與三代同風若宋之謝翱當祥興之後
作銑歌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幽狀鴉啼鬼語啞吟
促而猿嘯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狀雖有才人
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壯也達生遭時坎陷自
比于晞髮水雲之流其文昌明閔肆涵蓄馳驟去元

和未遠也今將以斯文投智井實魚腹沉埋于羊年
犬月吾知必有精靈光怪抉扃發匱飛躍而去達生
能終銅之耶甯戚之未遇齊桓也扣角而歌曰生不
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聽斯言也此其人豈
局促轅下長爲飯牛之客者哉余雖老憊視後而鞭
猶將恃子以少強也姑書之以誌余喜

邵潛夫詩集序

通州邵潛夫以詩名萬曆中爲雲杜李本寧梁溪鄒
彥吉所推許乙卯之秋潛夫挾彥吉書謁余不遇而
去迨今四十五年潛夫附書渡江以詩集見貽開函
撫卷徬徨太息者久之當鴻朗盛世本寧以詞林宿
素自南都來訪彥吉及余參曾金昌惠山之間彥吉
山居好客園林歌舞清妍妙麗賓從皆一時勝流觴
詠雜選由今思之則已爲東都之燕喜西園之宴游
灰沉夢斷迢狀不可復卽而潛夫猶矍鑠善飯抵書
相聞吾家覆釜山與狼五並江對峙估販往還如渡
溝水白頭新知撫今道故舉酒相勞其欣喜爲何如
余嘗謂丁令威化鶴東歸徘徊華表獨立無伴不若
荀子訓見霸城銅人初鑄近五百年尚有一老翁摩
挲對語今吾兩人何以異此也潛夫詩和平婉麗規

牧齋有學集 卷十九
摹風雅自以七葉爲儒行歌采薇而絕無嘲啁噍殺
之音讀潛夫之集追思本寧彥吉昇平士夫儒雅風
流髣髴在眼於乎其可感也余每過彥吉園亭回首
昔游天均之堂塔光之榭往者傳杯度曲移日分夜
之處胥化爲黑灰紅土與舊客雲間徐叟杖藜指點
淒怆別去潛夫老而詩益健搥西州之策操雍門之
琴纏綿惻愴臨風浩歌庶幾有以擊悲獻弔抒寫余
之哽塞乎余尚能抽枯腸奮秃管搖頭曳足爲君和
之

張子石西樓詩草序

子石自喪亂以後哀邦國閔朋友屏絕妻孥坐臥一
小樓一蒼頭供春炊如是十年而有西河之戚盃酒
慰問絲竹伸寫啁噍歡笑加并錯互一一見之于詩
屬定其西樓詩三百餘首并請余序余維子石坎坷
老矣一生讀書好古慕古人風節之事其詩則發源
于吾友孟陽如陶彭澤出于應璩謝玄暉出于謝鯤
太白之古風多效陳子昂也清和閉止憔悴婉篤以
陶冶性情疏淪風雅爲能事而風調側出於劔南遺
山之間審音者皆能知之而子石之意則欲余採詩
以論次其生平不但爲詩也余尚論古人竊謂子石

有似東漢之馮敬通當四七之際不爲僞辟奮跡亡
命幅中罷兵子石晚遭灰劫蒙頭塞戶如游魚在數
罟中耳當賦歛煩急時眇朕書生叫呼九閭條列鄉
二百年漕折利病再造桑梓敬通所謂濶略眇小好
侗儻之策未嘗不相似也先帝號咷關門辟書交至
恥綃頭就徵掉臂不應敬通羈旅州郡卒離饑寒早
喪元子子石之才子誼思有八士四夔之日席帽旅
人殞命盜手敬通之賦曰顧鴻門而歔歔兮哀吾孤
之早零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汎瀾雨淚
殆若爲子石而作吁可哀也嗟夫子石其培塿尤甚

于敬通有垂白室家之憂無兒女井日之寄涼涼焉
排纘斯文藉余言以自見敬通有言年疲曳屣庶幾
名賢之風以終身名亦此志也子石閉窓暇日披東
京之史覽顯志之賦引鏡顧影喟朕太息知千載而
下復有一馮敬通庶可以撫手一笑余竊以此慰子
石矣嚶士友或告予當湖倪兵曹學道具慧眼相子
石晚有收子採湘筠之管吹律可以致鳳誠如是則
馮氏有豹良耳伸眉于後敬通所以營田收定瑩室
修孝道廣祭祀者不應以年衰歲暮而悼無成功也
老人聞斯言也喜而不寐并書之以復子石且用以

作氣焉

張公路詩集序

萬曆丁巳余邀程孟陽結夏拂水孟陽爲余言菰蘆
中有張公路先生褐衣蔬食衡門兩版諳曉王伯大
略談古今兵事指陳其勝敗之所以狀星占分野關
塞阨塞皆能指掌圖記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去年
九十有一死安亭江上矣惜乎吾子之不獲見其人
也余心識其言訪其遺詩得五十餘篇亂後輯列朝
詩集援据唐叟叔達之序次而存之又十餘年公路
之孫昉與其從孫瑛刻其遺集行世以余知公路者

請爲其序而余亦已八十老矣昔者歐陽公讀李翱
幽懷賦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以爲憂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上下其論杜
牧則謂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僇暴
異人人不比數及盜起圍二千里崩壞震動卿大
夫笑歌嬉遊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公路當
神廟日中之世扼腕論兵壯年北遊燕趙晉魏訪問
昔年營陳戰壘盱衡時事蹙蹙有微風動搖之慮
目瞪口噤填胸薄喉其不以爲妖言喜亂仰視天而
俯畫地者幾希矣迨乎晚年西夏東征之師徵發繹

騷公路之言稍驗及撫順難作四海不復解兵而公路歿已三年矣嗚呼遭承平傳遽卿相重金兼紫積金帛而長子孫者多矣杜牧所謂山東亂事非我宜知者有之歐陽所謂已不自憂而禁人之憂者有之事之殷也慮至呼天智勇交困則以膏唇拭舌不學問無廉恥之徒兼將相之權而寄君父之命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大命以傾令公路不歿而居此世猶夫虎之餌毒蛟之飲鏃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抉其暴怒之氣其危苦激切撐列噎喑發作於筆墨之間者豈但如今之遺詩所謂愁思要妙之聲而已乎百世而下讀公路之詩悲其窮老盡氣憂天逐日之志意想像其揚眉抵掌矯尾厲角于此興聲病之外慨狀如見其人雖謂公路不死可也公路同時有張生玄陽者亦以論兵隱東海所著書曰方隅武備部分省會條列戰陳攻守方略余猶及見其詩問之海上無有識其氏名者矣布衣奇士老歿抑歿者何限余序公路詩牽連及之不徒慶公路之有後庶幾玄陽之生平藉公路以有聞耳

華仲通詩文集序

左丘明身爲國史受經于仲尼而孔子之稱丘明則

物類彙編卷之九
亦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希風竊比津津朕如欲
踵附其後塵者何哉余少學左氏春秋長而始知之
蓋吾夫子以匹夫庶士考正國史利正君臣華夏之
大經大法其文微其義隱其詞危言高旨遠至于游
夏不能贊一詞丘明獨奮筆而爲之傳廣記而備言
之示勸戒正褒貶發凡起例具文特書使春秋大義
炳日星而沛江河者丘明之力也子言之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曾子丘明豈非仲尼之二輔乎知我罪我
周身辟害歷秦度漢始著竹帛以是故孔子之於丘
明不正明其著述本意而姑以重言亦恥表著其生

平殆亦定哀之微詞也與梁溪華仲通爲高忠憲公
高足弟子忠憲壹行蔚爲醇儒忠憲歿而仲通之言
立爲詩文博通雄健發揚蹈厲以言乎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華華夏夏天人古今之間如列符券如懸鏡
鑑胸有成文借書于手志氣苞塞涕淚沾漬非以翰
墨爲勳勸詞賦爲君子也杜預之論左氏四曰盡而
不污直書其事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
章仲通著作之意庶有在于斯乎西方不遐微管可
作端門之命上不違天感麟之書下不墜地丘明失
明厥有國史仲通喪明斯文繼作千百世而下以爲

無目而能視者此兩人也其又何傷忠憲公昔者吾友也昌明正學完節全歸考春秋于昭代忠憲則素土之宗子也爲忠憲之素臣者微仲通其誰與歸斯言也非余一人之言而天下之公言也

葉聖野詩序

客有問于余曰今天下之才士富于鄧林之木其以詩文行世者董澤之蒲不可勝旣也波譎雲詭橫棟側出雖有誠曲者將如齊國之竽一一而聽之不已難乎余曰是不難有試之之法焉昔者漢永平中明帝欲辨釋老二教真僞聚二氏經像分置東西二壇

俄而道經火發悉化灰燼佛舍利光明五色空中旋環如葢映蔽日光今用此法試驗當世之詩文漆書銀管金相玉軸置洪爐大火之中其不銷爲烟炷蕩爲飛塵者則亦鮮矣小雅詩人之作勞人志士之言尺蹄寸管紙敝墨渝其中有舍利在焉劫火洞朕不與大千俱壞必是物也而又何畏于試驗乎客曰何以徵之曰昔者如來踰城出家羅侯在娠釋種然火坑試其母子耶輸發大誓願卽投火坑火滅而母子不傷晉零陵太守之女飲書佐盥水而生子抱兒衆中令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腋推之則化爲水由此觀

之世之梔言蠟貌空空狀亡所有者如零陵之兒已將化而爲水况于入火而不焦乎故曰金有銷石有泐一字染神萬劫不朽吾所謂有試之之法者信也葉子聖野吳才士之魁也聖野爲歌詩高華妙麗光氣昱耀殆有舍利如和含桃在其筆端至其憤排莽兀輪困結轉騷雅後而詞家前者聖野不能自言而世亦罕有知之者也嗚呼滄桑移陵谷改聖野之詩在天地間雖復金藏雲布三千界雨澤如車輪我知其不化而爲水也假令聚海內之詩丹鉛甲乙積薪縱火燔之四通之衢其中之才人志士精營志氣混淪旁魄必有焰焰狀旋空而蔽日者以是而試驗聖野之詩有不信乎

孫子長詩序

余嘗論子長之爲人蓋有三變少壯而蜚華揆藻茗發穎豎英英俊人也長而規言矩行金聲玉色溫溫恭人也晚而挂冠解組隱居教授生徒負牆講論重席番番老成人也井邑遷改人世交變世變則風毛雨血蜺背徇流而子長自如人變則眉橫目豎石浮木沈而子長亦自如橫經籍書易衣并食名行日以脩著述日以富一日卷其所作謁余而請曰祚也夙

侍函丈今老矣惟夫子賜之一言庶以論其人表其志余聞之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圭璧之爲器古之帝王用以祀天禮地羞王公而鎮社稷詩人之言金錫蓋趣舉之而豈以是爲等藝也哉世衰道降灌薦覲聘之禮不作圭璧之用不能比于金錫而世之識玉者亦寡矣余觀子長殆衛風所誦圭璧之君子作爲聲詩乎尹旁達劔峴鉞秘錯落其間時命晦蒙不獲與大璜琬琰陳列明堂東西序之間而子長恥于自衒不欲泣血以相明斯世之識玉者寡不徒無憾亦竊以自幸焉昔者王子朝之寶珪得者將賣之則爲石鄭人取周府之玉則化而爲蜮且射人甚矣玉之難免于亂世也化而爲石又化而射人而後乃僅而得全天之鍾美於是而愛惜之闕護之若此其至也由此觀之子長之圭璧居今之世而琅玕於砥砭砂礫之中久而彌瑩夫豈偶朕也哉子長被褐懷玉不自矜重余以崑山抵鵲之人幸得攫攘其旁揆子長之意以余猶爲能識玉者故不辭而爲之序予以論其人而表其志且告于世之爲石爲蜮者也

歸京恭恒軒集序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緇般若經
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狀造焉余好佛
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
乾螢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已兩人若不相
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
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
古今用兵方略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
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鬪不覺欣
朕移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朕
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

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
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
流落劔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鄧自比
歸玄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偏塞
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
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述聊貧
鬼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朕玄恭居恒使一裹
頭奴如如如兒子牽羊躅躑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
礮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瞶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
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朕吾

則有虞于子昔者秘演隱于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歌詩極飲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我之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歐陽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求子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有匠業裝裱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趙公乎曰朕又呼曰及摺溫公乎曰朕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語主者主者曰得毋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當慎防之耳今之儼曼卿秘演也其母乃憂夜巡者之訕而爲裝裱匠之所竊笑京恭笑而起曰有是哉遂授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爲集序

顧麟士詩集序

萬曆之季時文日趨于邪僻婁江顧麟士虞山楊子常申明程朱之緒言典型先民以易天下海內謂之楊顧麟士歿遂以儒行祭於瞽宗而其子湄請余爲其詩序余惟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儒者之詩詩三百篇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繫採諸田峻紅女塗歌巷諤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于經術言四始則大明爲水始四牡爲木始嘉魚爲火始鴻雁爲金

始言五際則卯爲天保酉爲祈父午爲采芑亥爲大明淵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容之哉荀卿之詩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炎漢以降韋孟之諷諫東廣微之補亡皆所謂儒者之詩也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彛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後世有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必將有取于此而世之論詩者莫能知也麟士於有宋諸儒之學沈研鑽極已深知六經之指歸而毛鄭之詩專門名家故其所得者爲尤粹其爲詩蒐羅杼軸耽思旁訊選義考辭各有來自雖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雍雅終不詭于經術目之曰儒者之詩殆無愧焉余采詩于本朝於松得陶宗儀九成於崑得龔翊人氣皆以通經博古蔚爲儒宗俗學波流先民不作垂三百季而麟士崛起與二君子相望于江鄉百里之間其可不表而出之哉余故特爲之論著庶幾後之論詩者於經學蕪穢雅頌廢壞之後而猶知有儒者之詩則自余之目麟士始也

陸敕先詩稿序

余老歸空門迢朕以前塵影事泐汰一切顧于生平

舊游昔友未能舍朕風前月下時時餘塵瞥起自知
猶落情網中悔懺除不早也陳子敕先別余垂二十
年客歲賦上巳文宴詩連章及予予心爲癢癢朕頃
手排其詩藁眎予寒牕短檠讀之分夜不忍釋手莊
生有言越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逃虛空者聞
人足音寤朕而喜古之至人猶不能無情而况于予
乎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爲情世界儒者之所謂
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動而爲情情不能不感而緣
物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情之發于聲音者
也古之君子篤于詩教者其澁情感盪必著見于君

臣朋友之間少陵之結夢于夜郎也元白之計程于
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飛骨驚當饗而歎聞歌
而泣皆情之爲也余老耄屏居爲人世之長物而敕
先迴翔記存若昆弟親戚之警欬于吾側者昔人夢
中相尋再三却反何以異此敕先蓋斯世之有情人
也其爲詩安得而不工讀敕先之詩者或聽其揚徵
騁角以稱其節奏或觀其繁絃縟繡以炫其文彩或
搜訪其食跡祭獮採珠集翠以矜其淵博而不知其
根深殖厚以性情爲精神以學問爲孚尹蓋有志于
緣情綺麗之詩而非以儷花鬪葉顛倒相上者也余

于採詩之候撰吾炙集一編蓋唐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長于少年疑余復有雌黃戲題其後云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編不汝欺但恐旁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兒聞者一笑而解今吾敎敎先詩趣舉吾兩人交情不敢妄有論次老人多畏如此可笑也朕敎先年力俱富其詩當益高世之啁嘲者將不能致師于敎先而又以貶針罪我乎敎先其善備之哉

周孝逸文藁序

曹子桓云文章以氣爲主李文饒舉以爲論文之要而余取韓李之言叅之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之溢于言者也習之曰義淡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此氣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不養氣不尚志翦刻花葉儷鬪垂魚徒足以備耳借目鼠言空鳥言卽循而求之皆無所有是豈可以言文哉婁江周孝逸學文于余余以韓李之學告之孝逸退而淡思收視返聽營魂涉入處若忘行若遺以求其所以爲文者

久之而有得傾河注峽汨汨乎其來裕如也孝逸志
義敦篤以片言爲死生故其爲文多燕趙悲歌韓魏
奇節之風語及于捐生立節送死字孤骨肉交騰聲
淚俱發轡風陣馬凌獵于紙墨之間此非所謂理直
氣盛溢于詞而根于志者與進而求之韓李之學不
遠矣昔者吾師高陽文正公稟崆峒斗極之元氣以
高明正直之學迴薄日月與川嶽俱峙孝逸之從父
別駕及其父孝廉皆遊于高陽之門熏染其流風緒
論孝逸生而魁壘駒齒蹴踏其家風使狀也吳兒妖
浮輕心出胎視息坐臥軟煖窠中不知天地間冰霜
風雪是何世界春老花殘病骨如臬讀孝逸之文感
蹙狀有燕幽筋骨風勁弓鳴之思此知文章之餘氣
感人遠矣壬寅初秋別吾師于高河臨分執手曰公
歸自愛天下多事還須幾箇老秀才撐拄俛仰二十
餘年自傷老廢因敘孝逸之文牽連書之末簡亦庸
以有勗云

族孫遵王詩序

伏暑向闌新桐初引族孫遵王侍陸丈孟鳧過余水
亭啜茗出其所著懷園小集求是正焉余之不托於
斯久矣何以長子竊常論今人之詩所以不如古人

者以謂韓退之之評子厚有勇于爲人不自貴重之語庶幾足以蔽之何也今之名能詩者庀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變引聲度律惟恐其不諧美駢枝鬪葉惟恐其不妙麗詩人之能事可謂盡矣而詩道固愈遠者以其詩皆爲人所作剽耳傭目追嗜逐好標新領異之思側出于內譁世炫俗之習交攻于外摛詞拈韻每怵人之我先累牘連章猶慮已之或後雖其中寫繁會鋪陳綺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已薄而不美索朕而無餘味矣此所謂勇于爲人者也生生不息者靈心也過用之則耗新新不窮者景物

也多取之則陳能詩之士所謂節縮者川岳之英靈所闕惜天地之章光非以爲能事故自貴重雖欲菲薄而不可得也鍾記室論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才兩言耳三百篇楚詞都無此義莊生藏壑波匿觀河世出世間法一往攝盡用此例觀記室之論斯爲巨眼阮公之咏懷陶令之飲酒彼豈知千載之下更有何人而皇皇索解乎唐人之詩或數篇而見古或隻韻而孤起不惟自貴重也兼以貴他人之詩不自貴則詩之胎性賤不自重則詩之骨氣輕不交相貴重則胥天下以浮華相

誘說僞體相覆蓋風氣浸淫而江河不可以復挽故至于不自貴重而爲人之流幣極矣遵王生長綺紈好學汲古逾于後門寒素其爲詩別裁真僞區明風雅有志于古學者也比來益知持擇不多作不苟作介介自好憂憂乎其難之也得我說而存之其爲進孰禦焉吾老矣庶有虞于子乎孟鳧曰善哉不獨爲遵王告也宜書之以示世之君子

題交蘆言怨集

余年來採詩撰吾彙集蓋興起于尊王之詩所至採掇不能盈帙狀所採者多偃蹇幽仄么絃孤興之作而世之通人大匠掉鞅詞壇者顧不與焉嘗爲詩曰杜陵矜重數篇詩吾彙新篇不汝欺但恐傍人輕着眼針師門有賣針見于時才筆之士不免側目余自此事繙內典不復論詩此集遂輟簡矣今年秋尊王復以近作見矚且屬余爲翦削余告之曰古人之詩以天真爛熳自狀而狀者爲工若以翦削爲工非工于詩者也天之生物也松自狀直棘自狀曲鶴不浴而白鳥不然而黑西子之捧心而妍也合德之體自香也豈有于矜嘖笑塗芳澤者哉今之詩人駢章麗句諧聲命律軒狀以詩爲能事而驅使吾性情以從

之詩爲主而我爲奴由是而膏唇拭舌描眉畫眼不
至于補湊割剝續鳧斷鶴截足以適屨猶以爲工未
至也如是則寧復有詩哉吾之所取于吾炙者皆其
緣情導意抑塞磊落動乎天機而任其自爾者也通
人大匠之詩鋪張鴻麗捃拾淵博人自以爲工而非
吾之所謂自朕而朕者也尊王之學益富心益苦其
新詩陶洗鎔鍊不遺餘力矣而其天朕去雕飾者自
在西施之媠朕一笑豈不益增其妍而合德亦何惡
于異香也哉余非針師也而賣針于吾門者人盡如
尊王則老嫗之反唇于飲光者固將噓朕而笑而余
亦可以無傍人着眼之歎矣吾炙集中有周茂三許
有介及宗人幼光者皆能爲針師者也它日相見其
以吾言質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

序

李叔則霧堂集序

河濱李子叔則不遠數千里郵寄所著霧堂集以唐刻石經爲贄而請序於余叔則手書累幅執禮恭甚以余老於文學略知其利病謂可以一言定其文余讀之赧狀感而卒業歛歎息焉昔者炎正之季攬槍刺天穀雜交鬪文章崩裂金鐵飛流側古振奇之士與運氣俱作西極文太青實爲嚆矢其後二十餘年而叔則代興人咸謂太微之冢嫡也余尚論秦學

於朝邑得二韓氏苑雒之文奧而雄五泉之文麗而放皆自立阡陌不倚傍時世者也以古今之學準之二韓透迤樂易流而近今而其基址則古學也是謂今而古太青詰盤募兀峻而逼古而其梯航則今學也是謂古而今叔則含茹陶鑄旁撫曲紹其在二韓太青季孟之間乎文章之道得失寸心精魂離合意匠互詭陸士衡有言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淡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文之爲鈎也繳也雖巧於命物者莫能狀也李商隱目元結曰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絆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其幾矣乎

吾讀叔則文至詹長言論辨諸篇穿穴尺咫籠挫萬物罕譬曲喻支出橫貫眩掉顛躄若寐若厭久之如出夢中此則文心恍惚作者有不自喻宜其借目於我也舉世歎譽叔則徒駭其高騁負厲疾怒急擊驅濤涌雲凌紙怪發豈知其杼軸余懷有若是與文章之在天地猶大海也古之文人才士峇發穎豎者皆盤回洑流之中迢狀夔出者也叔則力雄健旣已絕流文海以余老爲沒人也就而問涉焉則更有喻於此巫師之求雨爲壇國門之外植繒祭魚爲龍於其方儻而禱焉恐其不我降也李靖之行雨靈山也置

水器于馬鞍滴水及鬃則平地尺矣余巫師之求雨者也吁嗟號咷智不出豚蹄脯脯間自顧其限陋不免啞狀一笑叔則靈山之行雨者也天瓢在手霹靂起于足下掉鞅簸頓不崇朝而雨四海飛蓬小艸弱喪而不自持漂沈于風鬃霧鬣之餘者亦已多矣斯又余之所竊懼也既爲叔則定其文并爲讀叔則之書者告焉若夫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樊南之三歎於次山者周覽叔則之文歷歷狀擣心動魄而論次則姑舍是詩不云乎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叔則聞余言也歛歔歎息殆有甚于余也哉

呂季臣詩序

浯溪之士游於吾門者十餘人皆懷文抱質有鄒魯儒學之風呂願良季臣其哀狀者也季臣淡沈有心略糞澠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頤胥自見於當世處師資朋友皆有恩義非苟爲鳥集烏舉者數蹈省門不見收有子少而才能熊狀角携以見於余曰是能奉雉而從吾矣沸唇電發損七尺以爭 覆巢破卵命如懸絲創鉅痛深形銷骨折纏綿淹頓狀後卽歿其可傷也嗚呼季臣生盛世蔭華胄前歌後舞左絲右壺咸陽之趙李江左之王謝也國破家亡年衰歲

暮束縑舉火轆釜待炊季臣意殊安之曰我固當如此也童綺執戈南八嚙指楚人有國殤之祭漢室無羽林之孤季臣曰彼固已得死所以烏鳶爲羸博可也長貧長病非鬼非食攬枯骨爲行尸指白日爲長夜授杯覆醢撫几槌牀歎莒鄆之嫠婦泣東海之寡母以爲毋負鬚眉有覲巾幗未嘗不目光射炬而哭聲壞牆也嗚呼季臣 名竄身有才無時似西京之趙邠卿而不克亂思遺老表章於經術羈旅放廢喪厥元子似東海之馮敬通而不克闔門講習自厲於詞賦知季臣者如是而已矣其淡知季臣而痛惜之

者以謂季臣智淡勇沉如其不歿可追躡南渡之王道甫陳同甫季臣骨騰肉飛不幸而早死已接踵靖康之趙次張龍伯康青史不磨碧血已化敘漢末之英雄揆 之遺傳國有人焉亦俟諸後歿而已矣往者余道武林季臣病劇扶携出見氣息支綴屏人執手閔默無一言寒燈青熒惟兩淚覆面耳又十餘年季良之弟畱良蒿目江河橫流未返憂其兄之遂抑沒于土中也無已而思刻其遺詩以傳于後又以爲不得余敘季臣之視不受含者猶未旣也嗚呼季臣西靡之冢豈痛陳根南枝之墳詎悲宰木余之所

以不歿季臣者執簡漬紙遂如斯而已乎嗚呼是余之罪也夫

陳喬生詩集序

詞林資望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狀喬生雖未識半面余以爲南海之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肄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之間年家子羽黃可念我八十耄老渡嶺相存携喬生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卷吟諷涕涔涔漬紙不能收嗟乎銅馬競馳金蛇橫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心窮填海力盡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徘徊憑弔靡不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况于同官爲僚耶許飲助大厦並壓橫飛胥溺者乎又况於一死一生冥明長慕恨不得抗詞同日舐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旣已怒爲轟雷笑爲閃電矣炎風朔雪儼狀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矢集隼而終裕周府之玉化蜮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之什長懷平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暉耿恭之飛泉立涌豈猶夫函書胥井但記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丙而

已哉若其學植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宅以騷
選爲苑囿縟繡愴絃蒙榮集翠南海盱衡告余有火
攻伯仁之歎固無待于余言也老人冬序百感交
集薄寒中人酌羽觴餉荔枝酒醺狀命筆寒燈青瑩
牕紙窳窳如有神物下瞰封題輟簡趨寄喬生爲我
寫一通焚之文忠墓前以當大招斯余之志也夫

李緇仲詩序

緇仲年舞象長蘅携以過余於時緇仲丰神開朗鬚
眉如刻畫握筆數千言旋風驟雨發作於行墨之間
雖老于文學者靡不望而却走也樞衣奉手以見於
先生長者肩隨步趨俊俊無子弟之過微窺其志氣
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又如
天外朱霞曠望倒景非可以人世塵塗與之梯接也
世故遷流遇合寥廓長蘅戢景菰蘆緇仲肘足場屋
日月逾邁禍亂侵尋于是乎爲退士爲旅人爲乞食
之貧子爲對簿之繫囚禿袖敝衣蒼顏白髮如命侶
之陽雁如繞樹之越鳥伶仃孑孓羈棲顛顛向日之
緇仲鮮妍軒舉頽狀不復可以別識而文章之氣隱
現于眉目之間作爲詩歌傾江洒海學益富才益老
神益王人之口喏目瞪望而却走視昔有加無不及

牛齋存學集 卷三
焉蓋其少壯時稟長蘅兄弟之家訓聞孟陽諸公之
格論學有師承文有原本而又以盛年高才流離坎
壈箕畢之雨風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叅錯皆
足以磨厲其淡心而剗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邁適支
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爲詩而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
抒情徵事仗緣托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蠅
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歐陽子
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緇仲故
多風人之致青樓紅粉未免作有情癡孟陽每呵余
緇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緇仲狹邪冶游
不少沮止顧津津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狀伶亶不
云乎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
後返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理義者也佛言一切衆
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積劫因緣現行習氣愛慾鈎
牽誰能解免而慧男子尤甚向令阿難不入摩登之
席無垢光不食姪女之呪則佛與支殊提獎破除亦
無從發啓緇仲慧男子也極其慧之所通通而流流
而止則其返而入道也不遠矣不如是而以危言督
責以道理諷諭聽而止之猶爲隔日之瘡而况其不
止乎孟陽聞余言以告緇仲交相喜也今孟陽仙遊

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緇仲亦冉冉老矣緇仲篇什中所爲留連婉變欻歔惜別者曉風殘月今復何在佛典言人爲淫術所加如魚象被鈎如山羊捉刀人手如日月爲羅祜所厭其得脫也如大象從鞞得解如醉得醒如厭得寤緇仲或已得脫矣亦將醒且寤矣困窮連蹇喪亂艱辛皆所以弛韁釋鞞捨鈎牽而蘇厭蝕其進而之道也近矣香山有言不覺路之返也不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余衰晚病廢刳心禪誦見緇仲近刻爲之戚戚心動追思與孟陽緒言因牽連書其後緇仲曰吾本無夢安有寤寐中之人尚以夢心相告語耶故當蹶然一笑也

學古堂詩序

嗚呼自耀州其頽三水奄沒而余關中之師友燿矣丑寅之間郭胤伯與涇華數子從我于請室所謂知我桑落之下者也更十餘年余老不能歿不比于人數而聖秋唁我白門投詩慰藉誓欲收南極而抵窮塵余心感之而滋惑焉久之而屬余論詩則余請論聖秋之詩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爲自漢以來善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爲秦聲者莫如杜子美其著作甚備而今之采秦風與其詩也又有異焉請推

朱子有學集卷三
言之而姑與聖秋爲譏其可乎春秋之世孔子所刪
定三百五篇吳越荆楚皆無詩惟秦有之繆公旣霸
西戎而哀公感申包胥之義興師救楚匡正以班處
宮倒行逆施之俗無衣之詩陳義甚高秦之所
以滋大也朕實自申包胥之哭發之包胥之哭秦庭
也三日三夜不絕聲淚盡而繼之以血此亦天下之
至哀也當其號哭之時飄風之叫濠林木之畏懼鬼
物之吟嘯飛鳥走獸之踟躕躑躅靡不相其悲助其
哀而况于人乎故其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又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哀公之賦無衣蓋亦歛歛煩醒
泣下沾襟而不知其所以朕也包胥以哀聲感之哀
公以夏聲應之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無
衣之什乎人知無衣之什爲秦風爲夏聲而不知包
胥之一哭足以蕩吳氛噓楚燼厲秦愾噫氣怒丐激
謠叱吸之聲至今在天地間謂楚無詩也其可乎子
美丁天寶之難間關行麻鞋見天子與包胥之重繭
何異暫時間道剪紙招魂北征諸什其爲秦庭之哭
也亦已哀矣人知子美之爲秦聲而不知爲楚哭也
至今讀其詩茂林之玉盃宛朕再出昭陵之石馬如
聞夜嘶厲河朔忠義之氣追宣光收復之烈抑塞磊

落感激涕淚與郭李之元功偉烈並存宇宙間謂包
胥之哭足以復楚而少陵之詩不足以張唐也其又
可乎聖秋秦人也而工爲杜詩生斯世也爲斯詩也
癸甲之篇儼于北征可以興可以怨矣論聖秋之詩
者謂之秦聲可也謂之楚哭可也遠追無衣近效北
征風飄木號鬼神吟嘯余之讀之歛歔煩醒泣下而
不能禁固其所也聖秋以哀聲感而余不能以夏聲
應屏營徬徨泣下沾襟則亦爲鳥獸之踟躕彳亍而
已矣居今之世而亦曰秦有詩吳無詩則又奚爲而
不可也聞胤伯隱少華山中尚無恙涇華諸子皆三
秦豪傑也聖秋以吾言寓之其以余今昔之論秦風
有以異乎抑亦昔不讒而今讒乎其亦爲之喟朕掩
卷而長歎也

空一齋詩序

紫柏大師以涇門龍象唱道東南鹿巾環杖夾侍瓶
拂吳江周叔宗季華二居士爲高足弟子余與季華
之子安期遊爲誌其墓安期歿十餘年而安石以季
華遺詩眎余余於詩老而廢業繙經之暇輒誦寒
山子龐居士傳大士詩偈于古人詩柴桑輞川香山
而外間取伊川江門二家以送老日助禪說比得季

華詩蓋喟朕有省村山有言曠名之人萬慮都盡強
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瞥起餘塵未泯豈有健美于
其間哉逐名利耽嗜欲鬪花葉拾膏馥聚塵俗羶膩
之肺腑而發清淨柔輒之音聲天下無有季華少習
禪支晚爲清衆几案皆旁行四句之書將迎多赤髭
白足之侶靜拱虛房永懷支道陵峰採藥希風道猷
所謂客情旣盡妙氣來宅者與其爲詩也安得而不
佳昔者遠法師行道廬山同志息心之士望風逢集
石門諸道人殘章斷句散落人間飄雲衣而汎香風
寥朕如在天外今紫柏往矣而季華之詩清音落落
迥絕於稠林惡聚中其在斯世豈非雪池之清歌魚
山之天梵乎世之君子吟賞斯編而有會乎村山之
指意香朝鐘夕夜緩曉遲迢朕而深思焉斯可與言
詩也已矣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戊子歲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僕行相慰問
桐皖間遺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時過從相與循故宮
踏落葉悲歌相和旣而相泣忘其身爲楚囚也再過
金陵乳山遊跡益廣都人士介乳山謁余者名紙填
門詩卷堆案翰墨淋漓長干傳爲盛事別乳山又十

餘年余老不出戶一燈丈室作退院老僧兩耳雙聾
復有上氣之疾二三親知落落東阡西陌間近局無
隻雞之招樵蘇無不爨之客陳思王戴遠遊佩朱紱
四節之會塊狀獨處猶爲臨觴歎息而况殘生遺老
如余者乎新安方望子攜乳山書來訪余問乳山近
狀視履日益強賓客日益進飛章聯句搖筆凌紙精
強少年畏之如軒轅彌明以爲怪物余於是顧影長
歎自愧不如乳山亦佛家所謂福報者與望子奉乳
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岫園詩則
余有歎焉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律
清也朱絃清汜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爲詩者望車塵
乞冷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貲高不
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冷
心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二方子之詩
無流僻無唯殺濇濇乎其音也溫溫乎其德也庶幾
詩人之清和可以語溫柔敦厚之教也與南方有火
鼠焉生於火而食於火語之以負冰之魚嚙雪之蛆
我知其不同類遠矣斯則二方子之詩固未必時人
所崇尚而余與乳山老人所爲相視而一笑也

婁江十子詩序

余息心空門以談詩爲戒里中二三子間來告曰詩病淡矣今且抹撥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而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狀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也

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考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剝剝字句者爲詩才益駁心益麤見益卑膽益橫此其病中於人心乘于劫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于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與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氣離經

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諛聞動衆者也是夫也其
有志于古之學詩者乎趙邠卿之敘孟子曰帝王公
侯遊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
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搯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
抗浮雲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針藥也吾老矣竊
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朕吾里二三子以
余爲河渚之瘖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殆將
有掉鞅摩壘愾朕而興起者余之憂不茲釋矣乎書
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二三子也

黃庭表忍菴詩序

往余從行卷中得庭表詩故紙蒙茸昱昱朕如有光
氣展卷得長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風
情骨格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盱衡抵掌謂後不得
不推此賢時人或未之許也久之庭表學殖益富才
力益老散華落藻驚爆都市梅邨告我平子曰不虛
矣余年八十避人稱壽庭表獨賦四章枉贈金春玉
應鏘朕盈耳南豐一瓣香溪有寄託非苟爲贊頌而
已或曰子于庭表之詩何知之蚤也曰吾少從異人
學望氣之術老無所用竊用之以觀詩以爲詩之有
篇章聲律奇正濃淡皆其體魄也有氣焉含藏於心

識漏見于行墨如玉之有尹如珠之有光熠燿浮動一舉而可得非是氣也于山爲童山于水爲死水于物爲焦牙敗種雖有詞章繁蕩匠者弗顧焉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終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玉之德至于珪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光氣之著見則田夫野人可以望而知之吾用望氣之術知庭表之詩亦猶夫田夫野人而已矣或又曰庭表少年貴仕摘藻如春華商音越吟取次側出者何也曰夫子之論玉備矣先之以溫柔縝密次則曰廉而不剌也次則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狀也爲

詩者取溫柔縝密之似而徒以煩音煥語希世而媚俗非玉也磻也溫人之玉固將化而爲石而鄭人之玉又將化而爲蚘則其爲磻者亦未可保也吾所取庭表之詩謂其溫文密理環壁肉好其骨落落狀其志耿耿狀不失其所以爲圭璋特達者也斯言也田夫野人之所不及知而士夫大夫或不以爲狀則望氣之法亦有所不信姑書此以序庭表之詩他日要梅邨相與極論之

陳確菴集序

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豔爲能事崑山歸

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雜誦
倡道于荒江寂莫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
百年而確菴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礪各行礱礪
經術學者確狀奉爲大師人皆曰確菴子今之熙甫
也確菴子顧不自以爲足捧其所爲詩文過而問於
蒙叟叟讀之浹旬撫心沉思泫狀而歎曰昔者吾夫
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定禮樂翊六象六經之道大
備春秋旣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
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六經偉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
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
告備於天也元經之作也書成亡而具五國援夫子
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確菴子繼銅川之志歌伐林章茅簷土垠講道勸義
固將以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
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爲詞章本天咫揆人
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思焉文中子論
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
也傷之者懷之也確菴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
乎文乎叟之所以泫狀而歎也嗟夫世之擣華揆藻

游光揚聲者亦多矣日及之花非不鮮妍也風雨之燈非不昱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菴子居今之世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微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將以婁江一水爲疎屬之南汾水之曲肱後知余言之不徒也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竊敢取薛內史之詞以爲確菴子贈

梅仙族孫詩序

去吾邨庄二繇旬許確菴子之學舍在焉江鄉沮洳蓬藿蒼蔚確菴子偕其高足弟子梅仙族孫數十人樞衣岸巾講道勸義歌詠先王之風若將終身焉余

嘗語確菴子吾子之業其在疏屬之南汾水之曲乎吾醉不如無功瘖不如子光而兼有二子之病意疏体放庶幾自托於南北渚之間確菴子顧其徒愴然而欢若不_{厭舍}而去既而梅仙奉確菴書問業于余進而與之言視下而言徐俯躬奉手溫_踏如也徐而讀其詩金春玉應銜華佩實有懷霜臨雲之志而無弦么徽急之韵瞿_乎愧_乎有君子之心焉甚矣梅仙之似確菴子也昔者河汾之徒備聞六經之義者董常仇璋薛收爲最而无功答馮子華書則曰乱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季

士亦申其才公卿勤々有志于禮樂剗塵孔棘河汾
在邇三才九疇有倫有要梅仙居確菴子之門其將
備聞六至退而為董薛乎抑亦執此以往進而為房
魏乎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文章声律文人志
士之雲氣也旋覩梅仙之詩三色為霽五色為卿觸
石膚寸滂集于行墨之間榮河浮雒山川其舍諸東
臯子縱恣誕散五斗既醉拊膺浩歎猶有刀舟羽翮
之思余雖老且耄矣不能无望於房魏也聊為梅仙
識之且以告確菴子禪誦暇豫採花釀酒以江邨一
畝當河渚之醉鄉酒人之語良多謬誤願梅仙勿以
為笑也或有問者則代余指仲長之口以應

從遊集序

從遊集者確菴子評次其門弟子之歌詩用以宣導
志意攷論德業者也漢唐以來凡為學者必有師專
門名家各仞師說而讀書肄業之法至宋之考亭西
山為大備元季則有吳萊立夫唱道于白麟溪宋景
濂胡仲申為其高第弟子悉得其蘊奧而景濂當洪
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來侍一坐歷四春
秋季成而後去景濂送遜志之序以為理學之淵源
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寔無不肆

言極辯而會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李或源或委
稟承古昔如此其不苟也自儒林道李之術分歧于
儒家而古李一變自江門姚江之李側出于經術而
古李再變于是乎封節之以制科之帖括燼亂之以
剽賊之詞章奪世胥變為俗李而江河之流不可復
返矣確菴子獨抱遺經居今而稽古諸子彬彬文質
括羽鏃礪當戎馬蹂躪之日處荒江茅屋之中衣裳
襤如也劔佩鏘如也其稱詩也佚而不偷怨而不怒
商歌羽音聲滿天地以是爲可以樂而第窮而老也
率是而行古李可以絕而復續先王之詩可以變

克正若猶是駢花儷葉以詞賦爲君子則靡靡者天
下皆是而確菴子亦何樂乎有是哉余嘗尚論皇初
當九域颺迴三精霧塞之後中山開平以干戈汗馬
蕩滌宇宙金華以黼黻文章繪畫日月其爲元功一
也容刀與璫陶鑄寧海麻衣碧血樹三百年節義之
幟類宮之闕祀也祖庭其舍諸此則確菴子與諸子
之責而余未能以極論也姑爲序

楊弱生且吟序

泰和楊弱生不遠二千里訪余于江村問其何以治
行曰漳江多茉莉花吳中多書載花滿棹易書盈車

謁夫子而還吾事辦矣余所欣喜之已而出其詩爲
贊且請一言余告之曰異哉子之載花易書也吾未
誦子之詩已前知子之能詩也茉莉之在此方籬落
間物充女郎簪佩耳西竺則謂之摩利又云奈奈女
之所生也又云鬘花花可以結鬘也西天供佛以鬘
華爲最勝以其清淨離穢騰芬散馥殊異於凡草木
也子之於是花也珍惜愛護出入與俱其於染香也
深矣其爲詩也宜素而馨古之人有以愛妾換
馬者有以法書換白鵝者其聲價頗爲不類今以
淨之花易殊妙之書名花傾國故足相當金谷蘭亭

不妨敵對此博易之奇局詞苑之美譚也其爲詩也
宜殊而麗品花於茉莉清香艷妝便娟旖旎猶勝侍
中之有素女雪兒也五車之書則端人聖士朝冠袞
衣不可褻昵者也以彼易此捨豔質而羅素書其志
意去世人遠矣其爲詩也宜潔而芳花之香馥鼻而
澤身書之香染神而浹骨花之香隨風而聞人華也
書之香逆風而熏天華也捨人華之香而易牛頭梅
檀逆風上妙之香其爲博進也不已奢乎吾聞切利
天殿南有波質拘耆羅樹謂之天樹王其花開敷香
氣周徧三千里諸天共坐其下聞香歡樂子今載書

而歸坐天樹聞天樂舍夫天鼓共演妙音其於詩亦何有揚子避席曰雖狀請終教某以詩余展卷快讀曰信矣余故前知子之能詩矣遂抽初學集一編酬所贈花而酌酒以爲別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唐人宴集賦詩必有人擅場昇平公主之席李端擅場送王相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巡江錢起擅場唐人誇之以爲太平盛事往者國家全盛淮海繁華廣陵鄭超宗家園有黃牡丹之祥盛集文士宴賞賦詩糊名馳書屬余題首余推南海黎美周第一超宗

鐫贈金爵以旌異之美周方應進士舉徐子子能賦黃牡丹狀元詩一時呼美周爲黃牡丹狀元此亦承平盛際唐人擅場之流風也都曾焚燬英俊凋傷鄭生俠骨久付沙場黎子文心尚餘碧血余歸心浚門灰冷夢斷維揚昔遊香肱龍漢劫外矣吳門牡丹時陳子明偕子能屬和美周遺什子能遂得一百餘首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人傳寫爲之手馥僕本恨人按湖湘紅豈之歌聽秦淮商女之曲則爲之顧影骨驚悲不自禁情之感人固其所也子能屬疾數載寢室空牀蕭肱如道人禪老不謂其情瀾才海波譎雲

詭倒囊而出一至於此吾讀內典劫火初起燒須彌
山王菩薩能以一口唾之令滅復以一口吹之令卽
起吹唾一口起滅同時子能身當劫後緣情托物能
使揚州烟月江左文章攢花簇錦涌現尺幅之上安
知劫火起滅不在文人筆端一口吹唾耶余言及此
林下水邊又欣欣然有喜色矣

小山堂詩引

余觀唐人嵩岳嫁女記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
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
折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讀
之每欣狀流涎又忖度以爲寓言無是事比游鐘山
遇異人授百花仙酒方採百花之精英以釀酒不用
麴蘖自朕盎溢乃知唐人之言爲不誣因是流觀酒
譜如李肇所記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以迨九醞三
勒之屬皆人間凡酒無足道者內典言阿脩羅好酒
見天飲甘露四天下採花置四海中釀海業力所持
進失甘露退不成酒而諸天所飲甘露皆於飲樹中
流出以釀酒一事徵之爲之開顏一笑知雜林香市
去人間良不遠也方吾家酒熟時吳門袁重其持施
有一新詩來請序傳杯讀之清詞麗句盎溢牙齒間

笑謂重其此詩豈亦燭夜之花壓枝路旁以待傾折者耶人間詩句雖復妖艷綺靡亦乾和五蘊耳唐人記二書生爲衛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別重其當趣舉斯言以告于讀有一之詩者

楊明遠詩引

往余遊長安見無補題扇詩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苦愛其語吟賞不置行求得之遂與定交無補年纔弱冠風姿足映數人今見其郎君明遠名行歸狀秀出行輩其稱詩則已爲魯兩生漢四老自處於遺民故老之間俛仰三十餘年余之衰晚不

足論而世論之陵谷且異舟壑夜遷則真可歎息也客有稱明遠之詩者曰近日之詩懲浮夸偏側之病相與鐫爨其圭角磨礪其矜氣息徒中唐頓轡郊島以求其冲和簡雅之似亦旣靡狀同風矣明遠體氣自朕意匠深隱得冲和簡雅之真而料簡其似亦聞西竺之鬻乳者乎牧女之乳展轉入城市加水至於八分則乳之味薄矣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也餘人則近加水之乳也以乳喻詩亦善喻也余曰客之言良是朕有本焉詩以言志古人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明遠高才盛年遁跡自引疏布不厭妻子凍餒

牛齋不學集 卷三十一
長篇短詠矢詩遂歌聲滿天地響振林木斯世載筆
墨負丹鉛頌公燕而賦銑歌者鸞鳳之下視螭蛆不
已寥廓耶懷古十章明遠之志在焉謝臯羽之詩長
留天地間者微斯人誰與歸經言雲山有草牛若食
者卽得醍醐又此牛唯飲雪山清水所有茹退最爲
香潔客謂明遠之詩西竺新構之乳吾皆以爲雪山
之醍醐也雪山之醍醐茹草飲水而得之者也城市
之水乳又安足辨乎無補曰補蚤以詩受知于先生
盍有以長吾子之詩遂書是言以復之

王翰明詩引

春秋諸侯之大夫朝聘會盟宴享酬酢皆相率而賦
詩趙武曰武亦觀諸子之志余嘗徘徊追慕以爲春
秋戰爭之世其卿大夫雍頌暇豫登歌賦詠若是乎
有先王之遺風焉已而繙閱天水遺文故事汪水雲
黃冠南歸少帝賦詩有寒梅幾度之句舊宮人卽席
贈別長相思望江南二十餘闕每一讀之薄寒中人
慘淒增自有乾坤以來傷離恨別未有甚於此者也
或者曰觀春秋卿大夫中華燕樂之雅而益重夫荆
令 孤竹懸車束馬之功觀天水舊宮故都離別
之悲而益深夫傳金鳳抵黃 襄樊鄂渚之恨余老

而失學史學荒落未知斯言之云何也定興王翰明
吾友鹿伯繼孫鍾元之高弟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渡江而南東國之人倫西都之賓主雲合景附
定交結契投贈惜別之詩二百餘章可謂極盛矣余
觀卷中之詩雍頌言志有似春秋之卿大夫哀傷激
越泣黍黍而淚山河又有似乎天水之遺悲也趙武
曰武亦觀諸子之志觀諸子之詩而其志可志也觀
諸子之志而翰明之詩之志又可知也嗟夫伯繼之
墓艸久宿而余則老且廢矣翰明歸以詩卷眎鍾元
鍾元其將泣春秋卿大夫之後乎抑且以遺民故老
弔水雲而傷和靖乎吾又以觀鍾元之志也

二王子今體詩引

唐有天人費氏告宣律師闍浮提世間臭氣上熏於
空四十萬里正直先音天諸天清淨無不厭惡唯香
氣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爲佛事今佛所取栴檀兜
樓婆上妙之香此方無有漢世西人貢香宮門上著
豆許聞長安四面十里經月不歇今皆漂沈厠溷中
唯伊蘭充滿三界諸天愆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
字妙香代爲佛事於是奎壁圖書之宿東指牛斗吳
會之墟帝車炳狀詞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

楊已降於斯爲盛婁上復有二王子釋民虹爰出焉
栴檀樓婆上妙之香此方所無者今遂鄰車而載可
異也二子爲今體詩精瑩爲骨輕清爲韻有色有聲
非烟非火淨名鉢中貯香積飯香氣著人腸胃七日
而後消詠二子之詩彷彿似之牛頭栴檀產於摩耶
羅山與伊蘭叢生過者弗視也及其條枝布葉芳香
酷烈伊蘭四十由旬之臭一頓滅熄天帝乃始擇而
採之修羅兵鬪用以止血善法堂之戰勝得草木之
助焉二子爲太原文肅公會孫 襲其父奉
常之餘芳生長栴檀林中與伊蘭迴絕又况條枝布

葉之日乎今將出其詩與吳會君子宣芬散馥普熏
世界而余以一言先之後有撰感通傳者謂文字妙
香能熏洗閻浮提劫中刀兵凶疫臭惡之氣胥願以
文章爲佛事其將用斯言爲表報乎嗚呼吾有望矣
文肅策勲在政府箕裘在子姓韓相五世漢貂七葉
踵西京袁楊之後實唯太原續弁州盛事述者故應
不一書之余姑敘其詩而未能及也

五石居詩小引

往遊雲間見生甫屠羊食牛詩愛其以詩句作佛事
可作此土伽佉今來錢城讀五石居詩風神散朗意

匠蕭閑乃知生甫真詩人也時人沈湎俗學掇拾餽
釘誇詡漢魏三唐如以嚼飯餽人徒增嘔噦耳生甫
閒情道韻在眉山劍南之間隱囊游屐信筆點染雲
霞橫生烟波蹙杳固不屑與時人爭名而時俗之蠢
醜蠅營者亦莫得而干之此所以爲詩人也與生甫
秦川貴公子一麾出守載廉石以歸補衣竹杖居狀
道人也狀吾相生甫方陋豐下兩頰光氣隱隱以爲
晚年當有遇合爲功名富貴中人生甫聞而笑之吾
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侶吳季子年九十
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歿太公七十起於
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安知生甫晚遇不如此
兩人耶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生甫更二
十年猶與放翁相望晚年據鞍橫槊詩篇當益壯不
但如放翁之行吟策杖終老於蘭亭禹廟間也雲將
年九十亦吾老友也書之於生甫詩後把示雲將開
顏一笑他時以躍馬食肉責報于蔡澤恐不吾償也
則以雲將爲徵

李梅公唱和初集序

盤根仙李長庚新滴於人間積慶璇源張星舊駐於
天上媿茲嘉耦嗣以徽音思美人兮西方降帝子兮

北渚陽律六陰律六吹鳳管以參差前唱于後唱噶
拊鸞歌而叶應珊瑚筆格緣沈之管交揮玳瑁書籤
雲母之箋雙劈花淡網戶每刻燭以分題燕乳綺疏
或攤書而徵事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
山烟黛並眉間俱嫵東吳才子金閨傳內史之篇南
國佳人玉臺寫令嫺之什珠林琪樹洵彤管之美譚
金柯玉枝實天潢之盛事丹樓烟燼朱邸灰飛交語
而腸斷白衣登車則淚霑紅袖倚與燕婉變彼鴻休
在御之琴瑟依伏中庭之蘭玉滋長雕軒文駟驟玉
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東下水精簾幙鎮日
焚香雲母丹黃千年辟蠹輪依桂樹無復月孤矢激
蓮花惟應天笑豈若敬通抵舍但對孺人子美漂流
長隨妻子又况衡陽飛鴈空約刀環蘭渚鯉魚難傳
錦字望口歸于六詔怨其雨于三春哉伊余生稊之
年爰有齊牢之遇絳雲東閣綠窻署禁扁之新題紅
雨西泠紫陌誦天桃之麗句勞勞頰尾依依白頭茗
椀熏籠雜居烟爨縹囊緗帙夾註米鹽笑十指于懸
錐嗟滿頭之蓬葆憐茲憔悴睹此芳華托副墨以歸
詒得殺青而傳寫願借光明於東壁敢希嘖感於西
家沈香小像庶幾得染妙熏刻玉芳名抑亦附垂墨

云爾

許夫人嘯雪菴詩序

歲聿云暮燈火蕭狀禪榻髻絲久斷遊仙之夢木魚
經卷長爲退院之僧茂苑許夫人刻鏤茗華問遺裙
布致詞老人俾爲其序偶拈數韵繼以長吟窮冬而
光風拂衣沍寒而落華滿席仙人失定爲雪池之歌
聲迦葉聞琴依須彌而狂舞聲塵或詔爲禪刺釵釧
每漏於戒鉞意藻不飛心華乍釋徐挑燈而終卷乃
撫几而長歎變彼淑姬猗歟雕琯以薛瑤噉香之質
挾韻詠絮之才樹本迎風華能燭夜華宮寂歷望

青蓮兮未來橘社迢遙掩明璫而自媚情文綺互筆
墨橫飛留趙后之裙當風欲舉擁樊家之髻顧燭自
憐固已令才子色飛道人心死矣及乎翟茀承恩雕
軒卽路擁東方之千騎將南國之九雛漳水東流銅
臺高揭洛妃乘霧羨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弔黃鬚
於冥莫邯鄲道上炊熟黃梁蘇門山頭嶺聞清嘯金
人辭去銅狄製成靡不清淚如鉛長歌當泣狄虫炎
熟朝槿榮華齋素三時琴心一曲貂裘羽箭歌出塞
以望歸霞帔星冠裏厭禳之裝束殆將携烟景凌絳
河吟太霞諷晨啓玉山曲宴伴戴勝以長謠小有靈

音彈雲璈而屬和豈猶夫隴西贈答但憶芳香蜀女
風流徒吟溝水而已哉嗟夫長眉如雪秃筆無華文
媿燕公敢序昭容之集才慙孝穆誰定玉臺之詞以
我道心研茲仙趣西池南岳或現幻身童初易遷尚
行欲界庶茲慧業不閱塵勞謹承彤管之詒竊比瓊
枝之報

贈黃皆令序

絳雲樓新成吾家河東邀皆令至硯匣筆牀清琴柔
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
傳中吳閨闈侈爲盛事南宗伯署中閑園數畝老梅

盤拏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訣別倉皇皆令擬河
梁之作河東杼雲雨之章分手前期暫游小別迄今
數年往矣今年冬余遊湖上皆令僑寓秦樓見其新
詩骨格老蒼音節頓挫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
有加而其窮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無覩蠅鳴之詩
鴉塗之字互相題拂於皆令莫或過而問焉衣帔綻
裂兒女啼號積雪拒門炊烟斷續古人賦士不遇女
亦有焉吁其悲矣滄海橫流劫灰蕩埽畱署古梅老
柰亦猶夫上林之盧橘寢園櫻桃斬刈爲樵薪矣絳
雲圖書萬軸一夕煨燼與西清東觀琅函玉軸俱往

矣紅袖告行紫臺一去過風而畱題望江南而祖
別少陵墮曲江之淚遺山續小孃之歌世非無才女
子珠沉玉碎踐戎馬而換牛羊視皆令何如皆令雖
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間固未爲不幸也河東
湖上詩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皆令苦
相吟賞今日西湖追憶此語豈非窮塵往劫河東患
難洗心懺除月露香燈禪版淨侶蕭然皆令盍歸隱
乎當屬賦詩以招之

卷之二十
終

初上詩最是西冷寒食路
相吟實今日西湖是憶此
詩在心底除月露香外
字尚似賦詩反格之

